

憤怒的鄉村

魯 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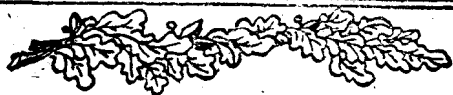
B3213/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憤怒的鄉村

魯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以舊社會農民的苦難和掙扎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在這個長篇裏，作者以深刻的同情描寫了在天災和地主豪紳交相逼迫下的農民的痛苦。小說不但寫出了反動統治下的農民的苦難，而且也寫出了他們的憤怒和反抗。小說也塑造了像華生、阿波、秋琴這樣幾個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農民的形象。雖然由於作者在那個時期所受的認識上的限制，沒有能夠寫出農民的有組織的鬥爭，和他們的出路，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寫出了舊中國農村的風貌的。

憤 怒 的 鄉 村

魯 彥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0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 056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8 3/4 字數 165

(原文化生活版印17,000冊)

(原新文藝版印10,230冊)

1959年3月新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八) 0.70 元

天色漸漸朦朧了。空中的彩雲已先後變成了魚肚色，只留着一綫正在消褪的晚紅在那遠處的西山上。映着微笑似的霞光的峯巒，剛才還清晰地可辨的，一轉眼間已經凝成了一片，露着陰暗森嚴的面容。它從更遠的西北邊海中崛起，中斷三四處，便爬上陸地，重疊起伏的佔據了許多面積，蜿蜒到正南方，伸出被名爲太甲山的最高峯，隨後又漸漸低了下去，折入東北方的大海。

這時西邊的山麓下起了暮煙。它像輕紗似的飄浮着，盪漾着，籠罩上了那邊的樹林、田野和村莊。接着，其他的山麓下也起了暮煙，迷漫着，連接着，混和着，一面向山腰上掩去，一面又向中部的村莊包圍着過來。

最後的一綫晚紅消失得非常迅速。頃刻間，天空變成了灰色，往下沉着。地面浮動了起來。大山擁着灰色的波浪在移動，在向中部包圍着。它越顯得模糊，越顯得高大而且逼近。近邊的河流、田野、樹林和村莊漸漸消失在它的懷抱中。

傅家橋夜了，——這一個面對着太甲山的最中心的村莊。黑暗掩住了它的房屋、樹木和道路。很少人家的窗子裏透出黯淡的燈光來。大的靜默主宰了整個的村莊。只有橋上、街頭和屋前，偶然發出輕微的和緩的語聲，稍稍振動着這靜默的空氣。這是有人在休息納涼。他們都很疲乏地躺着，坐着，望着天空或打着瞌睡，時時用扇子拍着身邊的蚊子。

閃爍的星兒漸漸佈滿了天空，河面和稻田中也接着點點亮了起來。隨後這些無數的可愛的珍珠便浮漾起來，到處飛舞着，錯綜着，形成了一個流星的世界。

這時傅家橋的東南角上的沉默被突破了。有一羣孩子在田邊奔跑着，追撲着，歡唱着：

火螢兒，夜夜來！……

一夜勿來，陳家門口搭燈台！……

有人撲到了螢火蟲，歌聲停頓了一會，又更加歡樂地繼續着：

燈台破，牆門過，陳家嫂嫂請我吃湯果！

湯果生的，碗漏的，筷焦的，

凳子高的，桌子低的，

陳家嫂嫂壞的！

歌聲重複着，間斷着，延續着，清脆而又流利。不到一刻鐘，孩子們的手掌中和衣袋中多射出閃爍的亮光來。

“我捉到三個！”尖利的叫聲。

“我五個！”另一個尖利的聲音。

“我最多！——八個！”第三個提高了叫聲。

“我最多——數不清！數不清！喏，喏，喏，”又一個揮着手，踏着腳。

“亂說！你是騙子！……”別的叫着說，“你一個也沒有！”

“誰是騙子？你媽的！……誰是騙子？打你耳光！”那個說着，在黑暗中故意蹬着腳，做出追逐的樣子。

於是這隊伍立刻紊亂了。有人向屋前奔跑着，有人叫着媽媽，有人踏入了爛泥中怔住着。

同時，屋前納涼的一些母親們也給擾亂了。大家叫着自己的孩子，或者罵着：

“你回來不回來呀？……等一下關起門來打死你！——你敢嗎……”

待到孩子們回到她們身邊，她們也就安靜下來，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有的用團扇拍着孩子們身邊的蚊子，仰望着天上的星兒，開始低低地唱了起來：

一粒星，掉落地，兩粒星，拖油瓶，油瓶油，炒豌豆，豌豆生，
加生薑，生薑辣……

孩子們聽着這歌聲，也就一齊跟着唱了：

蟹腳長，跳過牆，蟹腳短，跳過碗！碗底滑，捉隻鶴！鶴的
頭上一個突，三斗三升血！

於是笑聲、語聲、拍手聲和跳躍聲同時在黑暗中響了起來，歡樂充滿着周圍，憂慮和疲勞暫時離開了各人的心坎。

但在許多母親們中間，葛生嫂却滿懷的焦急不安。她

抱着一個三歲的女孩，身邊靠着兩個八歲上下的兒子，雖然也跟大家的歌聲喃喃地哼着，卻沒留心快慢和高低，只是不時的間斷着。她的眼睛，也沒注意頭上的天空和面前的流螢，只是望着西邊黑暗中的一段小路。

“唉！……”她不時低聲地自言自語說，“什麼時候了，還不回來呀！……”

“真奇怪，今天回得這樣遲！有什麼要緊事嗎，葛生嫂？”一個鄰居的女人聽見她的不安的自語，問道。

“那有什麼要緊事！不去也可以的！”葛生嫂埋怨似的低聲回答說。“老是這樣，不曉得夜晚……”

“漆黑的，也虧他走得。”

“可不是！說是摸慣了，不要緊。別人可給他擔心呀！……駝着背，一天比一天厲害了。眼力也比一年前差得多。半夜裏老是咳嗽得睡不熟。……”葛生嫂憂鬱地說。

接着沉默了。葛生嫂的眼光依然不安地望着西邊的一段小路。

那邊依然是一樣的黑暗，只不時閃亮着散亂的螢光。有好幾隻紡織蟲在熱鬧地合唱着，打破了附近的沉寂。葛生嫂一聽到蟲聲的間歇，便非常注意地傾聽着。她在等待腳步的聲音。

過了不久，那邊紡織蟲的歌聲果然戛然中止了。淡黃的燈光，在濃密的荊棘叢邊閃動着。

“到底來了，……”葛生嫂喃喃地說，“也曉得黑了，提着燈籠……”

然而燈光却在那邊停住了，有人在低聲地說着：

“這邊，這邊……”

“不是的！在那邊……不要動，我來捉！……”

“嗨！只差一點點……跳到那邊去了……”

葛生嫂知道是捉紡織蟲的，失望地搖了一搖頭。隨後聽清楚了是誰的聲音，又喃喃地自語了起來：

“咳，二十一歲了，還和小孩一樣愛玩……正經事不做……”她說着皺了一陣眉頭，便高聲叫着說：“華生！什麼時候了，還不回來嗎？……捉了做什麼呀？”

“曉得了！”華生在那邊似理不理的回答說。“哥哥回來了嗎？”

“沒有呀！……你不能去尋一尋嗎？”

“尋他做什麼呀！……又不會逃走！……誰叫他給人家買這麼多東西呀！……”華生說着帶着同伴往西走了。

燈光立刻消失了。黑暗與沉寂又佔據了那邊的荆棘叢中。

葛生嫂重又搖着頭，嘆息起來：

“這個人真沒辦法，老是這樣倔強！……”

“有了女人，就會變的呀！”坐在她身邊的阿元嫂插嘴說。

“說起女人，真不曉得何年何月。自己不會賺錢，單靠一個阿哥。吃飯的人這麼多，拚着命做，也積不下錢……唉，本來也太沒用了……”

“老實人就是這樣的，”阿元嫂說。“所以人家叫他做彌

陀佛呀。我看阿弟倒比阿哥本領大得多了，說到女人，怕自己會有辦法哩……”

“二十一歲了，等他自己想辦法，哼，再過十年吧！……”

“這倒難說，”阿元嫂微笑地說，“走起桃花運來，也是很快的哩……”

葛生嫂驚詫地沉默了。她知道阿元嫂的話裏有因，思索了起來。

“難道已經有了人嗎？……是誰呀，你說？……”過了一會，葛生嫂問。

阿元嫂含笑地搖了搖頭：

“這個，我不曉得，應該問你呢！……嫡親嫂子不曉得，誰人曉得呀……”

葛生嫂又沉默了。阿元嫂第二次的回答，更加肯定了華生有了女人，而且似乎很清楚他們的底細，只是不肯明說罷了。

那是誰呢？葛生嫂一點也推測不出來。她一天到晚在家裏洗衣煮飯，帶小孩，簡直很少出去，出去了也不和人家談話，一心記掛着家裏的孩子，匆匆忙忙的就回了家。這消息是不容易聽到的，而且，也不容易想到。她家裏的雜事够多了，三個孩子又太頑皮，一會兒這個哭了，那個鬧了，常常弄得她沒有工夫梳頭髮，沒有心思換衣服，有時甚至連釦子也忘記扣了一二粒，她哪裏會轉着許多彎兒，去思索那毫沒影子的事呢？

但現在，她有點明白了。她記起了華生近幾個月來確

實和以前不同的多。第一是他常常夜裏回來的遲，其次是打扮的乾淨，第三是錢花的多，最後是他懶得做事，心思不定。要沒有女人，她想，是不會變得這樣的。

但那女人是誰呢？是周家橋的還是趙隘的呢？這個，她現在無法知道了。阿元嫂是個牙關最緊，最喜歡賣秘訣，越問她越不肯說的。這只好慢慢的打聽了。

然而她心裏却起了異樣的不安。葛生只有這一個親兄弟，父母早已過世了，這段親事，照例是應該由兄嫂負責的，雖然度日困難到了絕點，仍不能不設法給他討個女人；現在華生自己進行起來，於兄嫂的面子太難堪了。

“看哪，二十一歲了，阿哥還不給他討女人，所以阿弟自己軋姘頭了呀！”

她想，人家一定將這樣譏笑他們。剛才阿元嫂說，“你是親嫂子，應該問你呀！”這話就够使她難受了。阿元嫂顯然是在譏笑他們。她們自己還像睡在鼓裏似的，什麼都不曉得，又哪裏知道現在外面的人正在背後怎樣笑罵了呢？……

她想到這裏，兩頰發起燒來，心裏非常的煩躁。但過了一會，她的心突突地跳起來了，她在想那個未來的弟媳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了。

倘若是個奸刁的女人，她想，他們這一家將從此不能安寧了，他們兄嫂將時時刻刻受到她的譏笑、簸弄、干涉、辱罵。眼前的例子太多了，分了家的尚且時常爭吵，何況他們還沒有分家，葛生是個那麼老實無用的人，而華生却是脾氣

很壞的少年，一有了什麼糾葛，又是葛生吃虧是不用說的。爲了葛生，她現在對什麼事情已經忍耐得夠了，難道還能天天受弟媳婦的委屈嗎？……

她想着，不覺非常氣憤起來，恨不得葛生就在面前，對他大罵一頓，出一出胸中的積氣。但是她念頭一轉，忽然又憂鬱起來，呼吸也感到困難了。

她想到了華生結婚前後的事。要是華生真的已經有了女人，他們得立刻給他結婚，再也不能拖延的。而這一筆款子，一下子叫葛生怎樣張羅呢？聘金、傢具、酒席，至少要在六百元以上，平日沒有一點積蓄，借債約會也湊不到這許多。湊齊了以後又誰去還呢？華生這樣懶得做事，不肯賺錢，拿什麼去還呢？即使能夠賺錢，結了婚就會生下孩子來，用費跟着大了，又哪裏能夠還得清！這個大担子，又明明要落在葛生的肩上了。葛生又怎麼辦呢？掙斷了脚筋，也沒……

“喔，我道是誰！怎麼還不進去呀？”一種沙啞的聲音，忽然在葛生嫂的耳邊響了起來。

葛生嫂清醒了。站在面前的是葛生哥。他什麼時候走過來的，她竟沒有注意到。

“什麼時候了，你也曉得嗎？”葛生嫂忿忿地說，“老是起早落夜，什麼要緊事呀！……漆黑的，也不拿一個燈籠，叫人家放心不下……”

“你看，月亮不是出來了，還說漆黑的。”葛生哥微笑地指着東邊。

葛生嫂轉過頭去，果然看見微缺的月亮已經昇到了東山的上面。近邊樹林間迷漫着一派濃厚的夜氣。她的四周，已經極其明亮。葛生哥露着一副蒼白的面孔站着，顯得很憔悴。

“剛才可是漆黑的……”她喃喃地說，口氣轉軟了。

“進去吧，已經到了秋天，孩子們會着涼的。”葛生哥低聲地說。

葛生嫂給提醒了。她才看見自己手裏的孩子早已睡熟，兩邊站着的孩子也已坐在地上，一個靠着椅腳，一個伏在椅腳的橫檔上睡的很熟。周圍坐着的一些鄰居，不曉得是在什麼時候散去的，現在只留着一片空地。時候的確很遲了，有一股寒氣從地面透了上來。

“還不是因為等候你！”她又埋怨似的說，一面扯着地上的一個孩子。“你看呀，一年到頭給人家差到這裏，差到那裏，自己有什麼好處呢！只落得一個‘彌陀佛’的綽號！”

“人家沒有人好差……”

“太多了，這傅家橋！都比你能幹，比你走得快！”

“能有幾個靠得住的人？……”

“要靠得住，就自己去呀！一定要你去的嗎？”

“相信我，沒辦法……”

“你也可以推托的！一定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的嗎？”

“好了，好了，進去吧，我還沒吃飯呢……”葛生哥說着，抱起地上的兩個半醒的孩子往裏走了。

“又是沒吃飯！什麼時候了，老是叫我去弄飯給你吃！給人家做事，不會在人家家裏吃飯嗎？”葛生嫂咬着牙齒，忿恨地說，跟着走了進去。

“人家已經睡覺了……”葛生哥喃喃地說，聲音非常的低，幾乎聽不出來。

月光透過東邊的樹隙，在簷下的泥地上灑滿了交織的花紋，蓋平了凸凹不平的痕跡。一列染着黑色的水漬的泥牆，映出了青白的顏色。幾家人家的窗子全關了，非常沉寂。只有葛生哥夫妻兩人的腳步聲悉率地響着。

進了沒有門的衙堂門限，他們踏上了一堆瓦礫，從支撐着兩邊傾斜的牆壁的幾根柱子間，低着頭穿了過去。這是一所老屋，衙堂已經倒圯了一部分，上面還交叉地斜掛着幾根棟樑，隨時準備頹了下來的模樣，隨後經過一個堆滿農具的小天井和幾家門口，他們到了自己的家裏了。

這房子雖然和別的屋子連着，却特別的低矮和破舊。葛生哥推開門，在黑暗中走到裏間，把孩子放在床上，擦着洋火，點起了一盞菜油燈。於是房子裏就有了暗淡的亮光，照見了零亂的雜物。

這是一間很小的臥室，放着一張很大的舊床，床前一口舊衣櫥，一張破爛的長方桌子，一條長板凳，這裏那裏放着穀籬、簞斗和麻袋，很少轉身的空隙。後面一門通廚房，左邊通華生的臥房，外面這間更小的堆着穀子和農具，算是他們的棧房了。

“這時候還要我弄飯，幸虧曉得你脾氣，早給你留下一

點飯菜了……”葛生嫂喃喃地埋怨着，把孩子放在床上，到廚房裏去端菜了。

“來四兩老酒吧，走得疲乏了呢……”

“什麼時候睡覺呀！又要四兩老酒……”葛生嫂拿着碗筷，走了出來。“老是兩個鐘頭也喝不完，慢慢的，慢慢的，喝起酒來，早夜也沒有了，什麼事情都忘記了……”

但是她雖然這樣說着，一面回轉身，却把酒杯帶了出來，又進去煖酒了。

葛生哥坐在桌邊，摩弄着空杯，高興起來，映着淡黃的燈光的臉上漸漸露出了一點微笑的褶皺。

廚房裏起了劈拍的爆烈聲，柴草在燃燒了。接着一陣濃煙從門邊捲了進來，霧似的蒙住了臥床、衣櫥和桌子，最後連他的面孔也給掩住了。

“唉，關上門吧……這樣煙……”葛生哥接連咳嗽了幾聲說。

“你叫我煙死嗎？關上門！”葛生嫂在廚房裏叫着說，“後門又不許人家開，煙從哪裏出去呀？”

但她雖然這樣埋怨着，却把臥房的門關上了。

過了一會，臥房中的煙漸漸淡了下去，葛生嫂端着一壺酒和一碟菜走了出來。她罩着滿頭的柴灰，一對赤紅的眼睛流着眼淚，喃喃地說：

“真把我煙死了……”

她把酒菜放在葛生哥面前，捲起衣襟，拭着眼，又繼續說：

“沒有什麼菜了，那兩個大的真淘氣，總是搶着好的東西吃……這一點豆腐乾和乳腐還是昨天藏起來的……”

“有酒吃就夠了。”葛生哥微笑着，拿起酒杯。“就把這兩樣菜留給他們明天吃吧。”

“唉，老是這麼說，酒哪裏會飽肚……”

“你不會吃酒，不會懂的。”他用筷子輕輕地撥動着菜，只用一隻筷子挑了一點乳腐嚐着。“孩子們大了，是該多吃一點菜的……你也不要老是一碗鹹菜……這樣下去，身體只有一天比一天壞——餵奶的人呀。”

“可不是！你拿什麼東西給我吃呀！……這個要吃，那個要穿，你老是這麼窮……明天……米又要吃完了……”葛生嫂憂鬱地說。

“不是有四袋穀子嗎？去軋一袋就是。”

“你拿什麼去換現錢？穀價不是高了起來，阿如老板說要買嗎？”

“慢慢再想辦法。”葛生哥緩慢地喝着酒說。

“又是慢慢的！自己的事情總是慢慢的……碰到人家的事情，就不肯拖延！”

“算了，算了，老是這樣釘着我，你有什麼不知道，無非都是情面……哦，華生呢？”

“華生！”葛生嫂忿然的說。“一天到晚不在家，什麼事情也不管！……又是你不中用呀！”

“只有這一個兄弟，我能天天打他罵他嗎？二十一歲了，也要面子的，總會慢慢改過來的……”葛生哥說着，嘆了

一口氣。

“你也曉得——二十一歲了？親事呢？”

葛生哥沉默了。他的臉上掠過了一陣陰影，心中起了煩惱。

但是葛生嫂仍埋怨了下去：

“人家十七八歲都娶親了，你到現在還沒給他定下女人……喂，我問你，他近來做些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什麼呢？”葛生哥懶洋洋的問。

“虧你這個親哥哥……”

葛生哥睜着疲乏的眼睛望着她，有點興奮了。

“你說呀，我摸不着頭腦！”

“人家說他，有了……”她的話忽然中斷了。

外面有人推開門走了進來。

“華生！……”葛生嫂驚訝地說着，隨後連忙裝着鎮靜的態度，埋怨似的說：“你這麼遲了才回來！”

華生不做聲。他冷冷地看了阿哥一眼，打開前胸的衣襟，泰然坐在床沿上，想着什麼似的沉默着。

他有着一個高大的身材，粗黑中略帶紅嫩的面龐，闊的嘴，高的鼻子，活潑而大的眼睛，一對粗濃而長的眉毛，掃帚似的斜聳地伏在眉稜上。在黯淡的燈光下，他顯得粗野而又英俊。

葛生哥喝了一口酒，抬起頭來望着他，微笑地說：

“華生，你回來了嗎？”

“回來了。”華生懶洋洋地回答了這一句話，又沉默了。

葛生哥看見他這種冷淡的神情，皺了一皺眉，緩慢地喝着酒，沉思了一會，注視着挑在筷尖的乳腐，又和緩的說了：

“以後早一點回家吧，華生。”

華生瞪了他一眼，冷然的回答說：

“以後早一點吃飯吧，阿哥！”

葛生哥驚訝地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搖了一搖頭，臉上顯出不快的神情來。但忽然他又微笑着，說：

“早起早睡，華生，身體好，精神好，好做事哩。”

“你自己呢？什麼時候了，才吃飯！”華生說着；射出犀利的眼光來。

葛生哥又沉默了，低着頭。

“可不是！”葛生嫂插入說。“十點鐘應該有了，才吃飯，才吃酒……”

“我有事情呀！……”葛生哥帶着埋怨的口氣，轉過臉去對着葛生嫂。

“什麼鳥事！全給人家白出力！”華生豎起了眉毛，忿然的說。

“可不是！可不是！”葛生嫂高興地點着頭，說。“一點不錯——白出力！”

“都是熟人，也有一點情面……”葛生哥喝着酒和緩地回答着。“你們哪裏懂得……”

“情面！”華生譏刺地說，“撈一把灰！我們沒飯吃，誰管！”

“可不是！撈一把灰！”葛生嫂接着說，“明天米就吃完